

譯經聖手鳩摩羅什

鳩摩羅什三藏法師（西元三四四—四一三），龜茲國（新疆疏勒）人，為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之一，素有「譯界之王」的美稱。自幼被譽為天才神童，七歲隨母親一同出家，曾遊歷天竺，遍參名宿，因博聞強記，很快貫通大小乘，後以俘虜的身分來到中國，由於精通中國語言，學養深厚，所以在翻譯上自然能順暢而圓融通達地傳述文義，深受大眾讚歎，至今仍廣為流傳，佛教日常課誦的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，正是羅什大師偉大的翻譯創作。



姚秦羅什尊者

母子一同 出家修行

鳩摩羅什意譯「童壽」，據《晉書》、《高僧傳》云，他原籍天竺，家世顯赫，世代為相，羅什的祖父鳩摩達多倜儻不群，名重全國。父親鳩摩羅炎雖天賦異稟，但不慕榮華，辭避相位，毅然出家，東渡蔥嶺到龜茲國。龜茲王仰慕其高德，禮迎入國，拜為國師。

龜茲國王有一妹，年方二十，才悟明敏，見羅炎而心中思慕，王兄於是強迫招贅羅炎為駙馬，最初羅炎不從，終因王勢難違而屈就。

公主懷孕期間，辯才無礙，自通天竺語，不論記憶或理解皆倍增於往昔，眾人皆感訝異。當時一位上座高僧達摩瞿沙曾預言公主所懷乃具宿智大慧的胎兒。果然，羅什出生以後，其母便忘卻天竺語。

一日，羅什母親出城遊覽，見塚間枯骨散落各處，頓感人生無常、色身為苦本，遂立誓出家修行。當時羅什只有七歲，亦隨母親一同出家。

出家後，羅什依止小乘師佛圖舌彌學經，日誦《阿毘曇經》千偈，每偈有三十二字，總共三萬二千言，且能自通大義，小小年紀已顯露不凡才華。

參學弘化 名揚國外

羅什九歲隨母親到罽賓國參訪，師事名德槃頭達多法師（罽賓王之堂弟），從其習誦雜藏及《中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，凡四百萬言。槃頭達多每每稱讚羅什神俊聰慧，罽賓王聞之，即邀羅什入宮和外道辯論，結果外道一一被折服，罽賓王因此對他更加敬重，以上賓之禮供養他。

羅什十二歲那年，母親攜其返回龜茲。當時羅什已小有名氣，許多國家爭相延聘，但羅什皆不動心。在經往月氏北山時，一位阿羅漢見到羅什，驚異地對羅什母親表示，倘若羅什到三十五歲不破戒，則當大興佛法，度人無數。

不久，羅什隨從母親前往沙勒，在沙勒停留一年，羅什習誦《阿毘曇》、《六足》諸論，以及《增一阿含經》而無滯礙。由於沙門喜見的推薦，羅什受到沙勒王的尊敬，在沙勒國升座說《轉法輪經》。弘法之餘，羅什並尋訪外道經書，博覽四吠陀典及五明諸論、陰陽星算等，莫不窮究洞悉。

此時，羅什遇到莎車大乘名僧須利耶蘇摩，從之參學，聽受《阿耨達經》，了悟蘊、界、處諸法皆空的道理。自出家以來，羅什皆學小乘有部思想，今學大乘，不免有所破壞，而質疑所學。但後來卻幡然有悟，專務方等，廣求大乘要義，受持《中》、《百》及《十二門論》等大乘法。之後，他又隨母北行，經過龜茲北境的溫宿國，再度挫敗當地一知名外道，此時他的名聲已傳遍蔥嶺之左、黃河之外，龜茲王聽說羅什揚名國外，於是親往溫宿迎接羅什母子回國教化。

廣開法筵 互為師徒

龜茲國原屬小乘佛教國家，羅什回國後，廣開大乘法筵，闡明諸法皆空、假名無實的深義，聽聞者莫不深受感動，歡喜讚歎。此時，羅什二十歲，在王宮受戒後，從卑摩羅叉學《十誦律》。

不久，羅什的母親決定到天竺修行，臨別之際對羅什說：「大乘方等甚深教義將仰賴你傳揚東土（中國），但此行對你無利益，應如何是好？」羅什回

答：「菩薩行道但求利益眾生，如能令大法流傳，使迷矇眾生醒悟，則雖受火爐、湯鑊之苦，死也無恨。」

羅什母親前往天竺後，勇猛精進，證得三果。羅什則繼續留駐龜茲，在國王的護持下，弘揚大乘不輟，聲譽日隆，龜茲王特別為羅什建造金獅子座，鋪以大秦錦繡坐褥，恭請羅什升座說法。羅什師父槃頭達多得知羅什棄小乘轉弘大乘，特地前來詰問。羅什則反為師陳說大乘妙理，經過月餘，槃頭達多覺悟大乘之妙，轉禮羅什為師。

苻堅西迎 呂光戲之

鳩摩羅什神思俊才，前秦苻堅久仰其名，心中早有迎請之意。建元十七年，鄯善王和前部王等遊說苻堅出兵西伐。次年九月，苻堅派遣將軍呂光等率領七萬大軍，討伐龜茲及烏耆諸國。他囑咐呂光攻下龜茲時，從速送羅什入關。建元二十年（西元三八四），呂光攻陷龜茲，擄獲羅什。呂光原不信佛，又見羅什年輕，而苻堅卻派七萬大軍迎請羅什，心中深感不悅，於是恣意戲弄，強迫羅什和龜茲公主成親，並令羅什騎牛、乘馬，幾番欺負陷害，羅什卻絲毫沒有慍色，最後，呂光感到慚愧，才停止輕慢的行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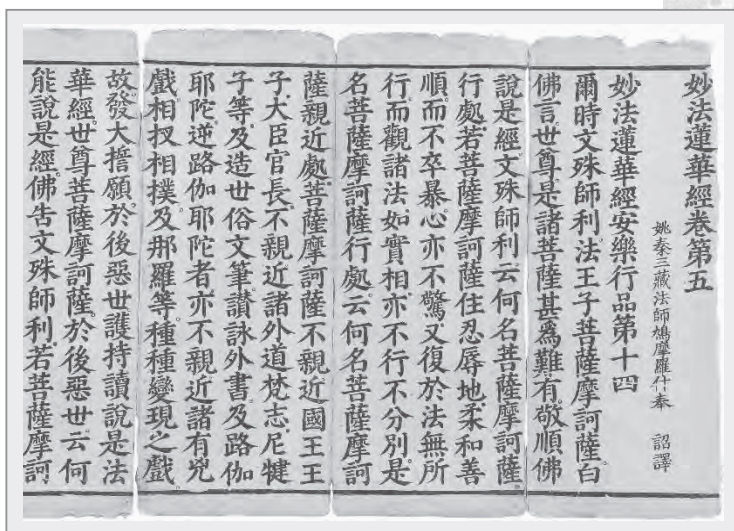
呂光率軍東歸，當大軍抵達涼州（甘肅武威縣），傳聞苻堅已被姚萇殺害，呂光即下令三軍縞素服喪，並自立為帝，國號涼（史稱後涼），建元太安。此時，羅什被呂光留置涼州長達十七年，因呂光父母不信佛，所以羅什雖有高深的學養修持，卻無所宣化。後秦弘始三年（西元四〇一）五月，姚興舉兵西伐呂氏，呂光子呂隆軍敗投降，羅什被迎入關，同年十二月抵達長安，此時羅什年已五十八歲。

姚興護持 譯經事業

姚興受父親影響，從小信仰三寶，有志弘揚佛教，得到羅什後，內心萬分歡喜，便以國師之禮待之。弘始四年，姚興敦請羅什住逍遙園西明閣，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。當時四方義學沙門仰慕羅什高風，紛紛前來相集。姚興

遴選沙門僧遷、法欽、道流、道恆、道標、僧叡、僧肇等八百佛門俊彥，一同參與翻譯佛經。

當時所譯經典主要有：
《小品般若經》、《十住經》、
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；
律藏有《十誦律》、《十誦戒本》、《菩薩戒本》諸律；論典包括《大智度論》、《成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、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。據《開元錄》記載，共譯七十四部，三八四卷。



羅什羈留涼州十七年，熟稔中土民情、語言，加上他原本博學多聞，文學造詣深厚，因此譯文流暢，結構縝密，開闢中國譯經史上的新紀元。西域本音如有譯不正確者，則以天竺語訂正；漢譯如有錯誤，則另以恰當的語言加以釐定；不能意譯的術語，則大半採取音譯。所謂「胡音失者，正之以天竺；秦言謬者，定之以字義；不可變者，即而為之」。羅什的譯經事業，開展了中國佛教文化的新境界。

羅什的翻譯多致力於般若體系，由此建立龍樹一系的大乘思想學說。他所譯出的經論，在中國佛教史上造成巨大影響。如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》等三論，後由道生等弘揚於南方，經僧朗、僧詮、法朗至隋朝吉藏而集三論宗之大成。三論經典再加上《大智度論》，即成為「四論學派」。此外，《法華經》為開創天台宗的依據；《成實論》為成實宗根本要典；《阿彌陀經》和《十住毘婆娑論》為淨土教依據；《彌勒成佛經》促成彌勒信仰的發展；《坐禪三昧經》促使菩薩禪的流行；《梵網經》令大乘戒法在中國廣為傳播；《十誦律》則提供研究律學重要典籍根據。

羅什卓越超群，尤其慈厚能容，更令人崇仰。譯經之餘，終日善說不倦，經常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，十方僧俗雲集聽法，每逾三千人。名僧道

生並特別入關向羅什問法；廬山慧遠亦每以經中疑義通書啟問，羅什皆一一酬答。

羅什發願廣弘大乘，曾著《實相論》二卷，並注解《維摩經》，文采斐然，暢然易解，非尋常注解所可比擬。

傳譯無誤 舌不焦爛

姚興對羅什備極崇敬關懷，甚至憂慮羅什無後，竟起異想，以十名歌伎美女逼令羅什接受，並且特別為羅什另建官舍，供養豐足，從此不讓羅什再住僧房。羅什雖然內心憂苦，但是為了弘法東土的重任，唯有勉強聽任姚興安排。

此事後來招致議論，有人因此生起輕慢心，繼而妄想仿效。羅什為服眾心，因此集合大眾，肅然表示蓮花生於污泥，請大眾因智而取淨蓮，勿因惑而取污泥，並指著桌上盛滿細針的鉢，說道：「各位如能學我將這一鉢的針吞下，就可以學我一切所行；否則，大家各自安心辦道，謹守戒律，莫再生起妄念。」當下大眾面面相覷，一時鴉雀無聲。羅什隨即將那滿鉢的針當眾吞食，好像吃飯一般稀鬆平常。大眾目睹這不可思議的示現，目瞪口呆，深感慚愧。從此大眾謹守戒律，不敢稍有逾越。

羅什自知世緣將盡，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九日，略感四大不調，當下正念持咒三遍，弟子大眾也一同念誦回向，圓寂前，羅什向僧眾告別，自言個人才德不足，忝為佛經傳譯，共譯三百餘卷，只《十誦律》一部尚未審定，願其所譯經典能流傳後世，發揚光大，並在大眾面前發願，若其所譯經典無誤，願荼毘後舌不焦爛。

翌日，鳩摩羅什於長安圓寂，遺體於逍遙園荼毘後，果然舌頭如生，不曾毀損。一代大師，願力難測。羅什寂後，僧肇、道融、僧叡仍留在長安繼續弘化，道生等其他弟子則遷移南方，使得鳩摩羅什的大乘佛法得以傳至江南，廣為弘揚。◎

本文轉載自星雲大師著《佛教叢書（四）·弟子》，由佛光文化出版，並同意授權刊載